

◎◎◎

## 佛於靈山莫遠求

林博望·文

公元二〇〇五年歲次乙酉，六十年在中國的傳統計年，算是一甲子，古時醫藥衛生不發達，人能活半百已不容易，能活到一甲子應不算夭壽，在這一甲子的歲月裡，最使後學感到震撼的事有兩件，其餘無它，因它們都是在徬徨茫然的時刻發生，使後學措手不及，諸如發生在台灣九二一大地震，及在電視銀光幕前，見到的紐約世貿大樓受攻擊等事件。而這兩次的震撼直類似聖人孔夫子是從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如自傳般地人生經驗，及知識累積下來所得的震撼。

這次能到高雄大樹鄉佛光山禮佛，對後學來說是繼公元一九九一年後，再一次的大震撼，第一次後學所服務的中國產物保險公司，派後學赴英倫研習再保業務，拜訪國外同業在倫敦，順道拜訪牛津、史特拉福及索文斯堡各地的教堂，做了五星期的感性之旅。那

一次英國國教派精神（牛津進香客）讓後學感受到的震撼，這一次佛光山的禮佛對於星雲大師，及其眾徒弟能建立起這麼一處莊嚴寶地，及佛教叢林大學，供出家人與俗眾研究佛學，結合起世俗與佛陀精神的那種力量，所感動而得到另一次的震撼！

眼看著全省各地蜂擁而至的朝山客絡繹不絕地從遊覽車上下來，大夥不從山門拾級而上，而是從「S」型的斜坡大道往上爬。這次兩個兒子都隨我們夫妻加入這個進香客行列，與別人不一樣的是兩個寶貝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媽媽上山，這兩天的朝山，要不是他們的幫忙，恐怕後學的內人也只能在朝山會館中靜坐，無法徒步自如的她，使後學想到修道、辦道、了道、行道是不是稍遲了一點呢？而陪著他們沿著坡道上下行走的後學，除流覽景物，拍下滿山遍野多彩的花海，尚有珍貴稀奇的石頭雕刻塑像。一面在思索著佛光山這處從行腳掛單，到觀光勝地的歷史演進，似乎與

一般遊客一樣。只來看花燈沾沾過年的氣氛，如果是這樣，那就忘了第一代開山大師星雲上人的本意，平日只是如論語裡所提子路這位孔門弟子一般，聞道則喜的後學，怎敢對這位大師做一番之臆測呢？

不過以下這段文字並非為空穴來風，而是依佛光出版社所出版的佛光大辭典的記載，大師的事業及精神是賡續太虛大師（1889—1947）的，大師的師父一生皆為實踐佛僧、佛化、佛國的三佛主義而努力，是一位開創反貴族的人民佛教，和反鬼神的人生佛教，促使佛教世界化，正如六祖壇經所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」（般若品第二），佛學是守「戒、定、慧」之學，而什麼事是不該做的，我們就不該去做，什麼事是應該做的，我們就不可不做，這是積極的行動，戒除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。其次教人怎樣消除內心的煩惱妄想，然後把精神全部集中起來，不受外來的影響。得到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的竅門就是要守定，最後可引發智慧的功能，有了真智慧，愚癡煩惱斷，才能透視真理，明辨是非，這是不為環境所引誘的真智慧。對佛教各派大師主張八宗（即大乘八

宗，指律宗、三論宗、淨土宗、禪宗、天台宗、華嚴宗、法相宗、密宗）平等。以上是從太虛大師的自傳稍做整理出來的結論，不過星雲上人在弘法利生的評價依後學的眼光來看，應該更高於他的師父，人家常說：「有狀元學生，無狀元老師。」「青出於藍更勝於藍」，「冰水成之更寒於水」總在名師的調教下才有高徒出，不知看法若何？

說也奇怪，在到來的當天晚上，萬燈點燃佛光山寺，甚至在大雄寶殿前面的廣場，還有節目表演，後學想到了國外的意外事件發生，每每在群眾聚集的地方，加上內人行動的不便，於是送她到女眾四樓臥房，後學則回到三樓，照著平常的習慣，該晚也是九點前入睡。第二天的凌晨四、五點鐘打點了起床後的一切。在春寒料峭的佛光山舍，披著單薄的外衣來回打轉，並不覺寒意，這是佛光加持在身上的一股熱流，使後學做出無限的遐思。回憶這一段朝山禮佛的來時路程，遊覽車上沒有卡拉OK的設備，大伙祇是清唱，確實唱不出什麼歌，目前普遍的使用電氣設備，包括電腦，要是沒有它們，不知成了什麼世界。說到吃的飯廳是這麼寬敞乾淨，但碗盤是這麼簡陋，菜餚是這麼清素，



那有素食烹飪班的講究！旅舍大廳的走道、地板、牆壁，是這麼豪華，不亞於五星級飯店，房間卻沒有電視，男女臥室分開。以上種種想法燃上了心頭，想起來到這座靈山寶地，難到不學聖人孔夫子嗎？《八佾篇十五章》「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，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，入太廟。每事問子聞之，曰是禮也。」來到此地是禮佛為主，參觀佛教寶器是附帶的收穫，想到夫子的這段話，卻覺得這麼一趟朝山之旅辦得很出色，最使後學難忘的一位師姊楊愛卿，正如金鳳師姊唱出了那一首「忘不了」的名曲，改了的歌詞內容，楊師姊與後學一樣都是屬乙酉雞年生，這隻雞恐怕不是想要賺大錢的金雞，而是一種風雨如晦，眾人皆昏睡時，雞鳴不已，叫醒大眾那隻具有服務熱誠的啼雞。

當日清晨從五星級飯店步出台階，走一段斜坡約隔四、五分鐘，來到佛光大雄寶殿的後面，已有比後學更早來到的女眾，穿著黑色的袈裟，三、五成群的來到，師姊們不曾在這段旅途中告訴後學有這樣感人的時刻，大概是因為在元宵節這段農曆過年的氣氛裡，

為俗世的禮俗所拘束，而忘記了指點後學那種梵音及貝葉，對一個人人皆具有佛性的震撼，確實聽後暫時脫離了肉體相互依賴的痛苦，也無靈魂出竅到天堂，或地獄神鬼般地虛無飄渺。恰如後學十幾年前，站在倫敦橋南岸薩瑟克區，望著聖保祿大教堂的圓頂發出的感嘆，就是人類喪失了靈性、自我、自性的光輝，這種光輝就是六祖惠能悟出的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也就是一個「誠」。虛假的面具使得我們的肉體及靈魂無法解脫，在這處清晨的靈山會上終於悟到了它，所以說是再一次的震撼後學，此就在山門朝山會館的下面台階，與那一群誦念貝葉經的僧眾同誦：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」，此時巍巍在上的大雄寶殿裡傳出了鼓聲和鐘聲，後學如處於仙境一般，非筆墨可形容，難怪小時候，喜歡算命的家姊，常問母親有關小弟的八字（以生辰年月日時辰排列）稱來是三兩四錢，若以百分比算此命才百分之二十七，而七兩二錢的為最高百分之百，最低為二兩一



錢，即百分之一點九，三兩四錢排列在第三十九等，全部五十二等，生在窮苦農家的後學，確實是如此不及格的命格，該命之評語「此乃財穀有餘，得內助富貴之命。」近一步解說：「此命福氣果如何，僧道門中衣祿多，離祖出家方得妙，終朝拜佛念彌陀。」傳說的想法都把僧侶當成自了漢，但來朝山之後領悟到星雲上人所領導的徒眾，卻是照著論語《子罕篇第一章》「子罕言利、與命、與人」持仁義之德的胸懷，和遇事都抱盡人事以聽天命，以及安貧而不言利的人生，正如山腳下那條高屏溪的河水的清、濁，有時在水清時可以洗刷我們頭上的帽纓，在水混濁時可以洗淨我們的雙腳，這句話是出自《孟子離婁上篇》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」用來比論這群佛光山人恰當不過，一個人總是有侮辱自己的行為，然後才受到別人的侮辱。上天降下的災孽，還可以避免，自己造成災孽就無法躲避，祇要我心慈悲有佛，正如了凡四訓所指的「命格與我何干係！」其實僧侶在某些國度裡，其地位極其崇高，祇是在向錢看齊的社

會價值觀下，戴著假面具看人，但上天會這麼看嗎？錢的來路值得探索。

後學家中也有一座佛光山，雖不在山上而在公寓的頂樓，有一座家庭中堂，升堂入室便可見到一個斗大的「佛」字，兩邊對聯寫著「古風重振儒當運」及「佛住塵世調聖賢」，從此聯來看，佛是要來世間指點聖賢的迷津。而「佛」字的前面有一座卍燈，所發出的光最為殊勝，這個「山」字寫在每個人的頭上的那麼一點靈，即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爾心頭，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」的靈性之光。這是家母在世留給後學最佳的遺產，祂讓後學開竅，讓後學知道佛教界的幾位大師，諸如印光、弘一及太虛皆依此路先修，即先奠定儒學的基礎以修佛、修道，讓後學明瞭如何做人的重要，然後再修文學、技藝，以求謀生持家，欲報答母恩，此次佛光山禮佛所帶給後學有重大的意義，就是禮佛的莊嚴、法相一直留在後學心中，並非後學就是明師一指後的一具真佛，今後還是有不懂的禮數或修為，更應該來請教，這才是聖人孔夫子的後學，所應持有的想法。